

我生于上世纪60年代,童年的文化生活主要是:看小人书、看电影、听广播。小学三四年级时,父亲买回一台红灯牌大收音机,长和高都在两尺左右,宽约一尺。它能收听的台比较多,音质清透。在没有电视机的年代,成了家里的宝贝。父母下班回来就守着听。受父母的影响,自己上小学能听懂一些节目的时候,放学回来也要听一会儿才吃晚饭,或是边做作业边听、边吃晚饭边听。

从收音机里常听到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《东方红》《国际歌》。过门刚响,我就跟着哼唱,总是带着诚挚与热爱。唱了一遍又一遍,乐此不疲。不仅在家里唱,而且在学校的集会和活动中也唱个不停。歌词滚瓜烂熟,从不错漏一字。在家时,和姐妹、邻居发小围着收音机唱;在学校,站着大喇叭下与师生同唱,唱得心潮澎湃,群情激昂。

革命样板戏是电波里的常客。杨子荣打虎上山的豪迈,李玉和赴宴辞别的坚毅,阿庆嫂与敌周旋的机警,杨白劳给喜儿扎红头绳的温情,红色娘子军操练的飒爽……旋律一响,我便忍不住跟着唱词、哼曲调,有时还故意抢半拍,挥舞着树枝棍棒当刀枪,仿佛自己就是戏中英

雄,正与侵略者、恶霸们抗争。

能让喧闹的我安静落座的,当是“小喇叭”节目。它可是当时质量最高的少儿类广播节目。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最动人,他懂孩子的心思,他的语气让我们感到很亲切。一两天不听就让人想。

再后来,评书成了男孩子们的最爱。刘兰芳老师讲的《岳飞传》《杨家将》。一播,大家就搬着小板凳围坐收音机前收听。听到岳飞枪挑小梁王,心都提到了嗓子眼;听闻杨家满门忠烈殉国,又忍不住红了眼眶,那些忠义故事,从此刻进了心里。

上世纪80年代家里有了电视,我又准备高考,听广播的日子渐渐少了。上大学以后有了空闲,又开始听广播。节目更加丰富多彩、视野宽阔。听流行音乐和高雅音乐成了重头戏。想听轻松一些的,就听台湾校园歌曲、港台电视剧插曲等。想听高雅一点的,就听《十面埋伏》《阳春白雪》《梁祝》《二泉映月》,还有贝多芬、柴科夫斯基、德沃夏克、肖邦的乐章,补全了从前的音乐缺憾,悄悄提升了文化修养。

2015年,一位朋友得知我的一个收音机因充电口坏了不能再使用,便送了我一个正方体的收音机。此机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产品,耐用声音又清晰,虽然能收的台不多,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省台、市台都可以收听到。至今已使用十年仍然很好。

如今,已是智能手机时代,电视看得少了,广播却没离开我。有时在手机上听,更多时候用朋友送的小收音机。晚上睡觉以前,或听段评书回味旧时光,或追《王冠红人馆》里明朝皇帝的趣闻,严肃中藏着幽默,轻松里裹着思考。

从红灯牌的厚重到小收音机的轻巧,从样板戏到流行乐,电波里的声音换了一茬又一茬。但那些藏在声音里的感动与记忆,早已成了岁月的注脚,陪着我走过半生,仍温热如初。



朋友送的小收音机

早餐里的暖心事

郭爱川 文/图

那天吃早饭前,照例先拿起手机拍照,随即发到健康管理群。主食有一块全麦馒头、半碗荞面削面、一截玉米;小菜是马齿苋、苦瓜、葱头拌木耳,此外还有豆腐干和鸡蛋。早餐里的好几样东西,都是从老家带回来的,藏着亲友的心意。

全麦粉馒头是九鱼蒸的。九鱼是爱人发小的媳妇,她蒸的馒头不仅喧腾好吃,还好看。这些年,我们常能吃到她做的馍馍。有一年春节,她用大锅蒸了一个大的花馍馍,切开一块一块的,给我们送来。味道是真好,只可惜没见着那个大馍馍完整的模样。

荞面削面是前一天中午我做的,剩下一点加了西红柿酱当汤面吃。我做削面,还得缘于春梅。春梅的丈夫也是爱人的发小,那天春梅喊我们到她家吃饭,准备了一桌子菜。她削的面很好吃,筋道有嚼头。看春梅削面也是享受。她托着一大块面,手里

的削面刀上下飞舞,柳叶似的白面飞旋着落入沸水,那画面别提多好看了。我家里也有削面刀,但很少做削面,更偏爱手擀、抿尖或河捞面。回到太原后,我就试着做了一回荞面削面。只是就两个人吃,面量少,面团也不大,削出来的面自然细些、短些。

玉米是堂嫂专门到地里撒的。那天她请堂哥去地里帮忙摘核桃,堂嫂特意到地里撒了些嫩玉米,专门送到我们车上。那是传统品种的老玉米,颗粒金黄,吃着又香又带着点微甜,口感特别好。

马齿苋是乡亲果明上回给的。我和妯娌挑马齿苋,原本打算焯了水再带回太原,可她又担心:“路上要是耽搁,放车里怕捂坏了,别全焯水了。”最后我们商量着焯了一部分,剩下的晾干,直接装起来带回来。妯娌还提议:“把马齿苋拣干净些,到时候送人也好看。”我俩就坐在门口挑拣。后来回太原给亲友分送马齿苋

时,我总要说一句:“这马齿菜都是仔细挑过的。”

那盘苦瓜,也是果明拿来的。之前家里计划来年春天修房顶,需要十来根椽子。一个傍晚,果明来了,肩上扛着两根椽子。我赶快迎上去,又喊爱人出来帮忙。等椽子放好了,果明说:“我车上还放着几根苦瓜,你们拿回去吃吧。”

爱人不知从哪听说体育场那里有个早市,东西新鲜又便宜,有家摊位的豆腐干特别好吃。那豆腐干筋道入味有嚼头,我们隔段时间就会去买。

我所在的社区医院有个健康管理群,主要是指导大家科学管理饮食。要求我们一日三餐都要拍照片上传,还给我们配发了餐盘、小秤,有专门的医生在线指导。如今,这个原本以健康管理为核心的群,慢慢成了大家交流厨艺、互相学习的小平台,每天看着群里的饭菜照片,倒也多了份生活的热闹。

赴一场寒晨之约

王彦平

天还未亮,我已醒来。裹上厚衣,推门而出,朝晋阳街公园缓缓走去。

广场中央,打太极的老人们早已聚齐。厚实的羽绒服外罩着紫色练功服,动作缓如云絮舒展,慢似流水轻淌。那位白衣老先生尤显雅致,一招“白鹤亮翅”舒缓柔和,如行云流水。阵风掠过,他顺势拢了拢衣襟,像是与寒风交换了个心照不宣的招呼。他们呼出的白气团团散开,在冷空气里悠悠飘荡,连时光都似随着手势慢了下来,变得柔和绵长。

不过数十步外,却是截然不同的热闹。一群年轻人随节奏起舞,响亮的口号伴着有力的步伐,他们挥汗的模样,更像是在挥洒蓬勃的朝气。

我沿着小径慢跑起来。在冬天,跑步本身就是一种取暖。前面戴耳帽的小哥,帽檐已结了一层薄霜,却仍踏着均匀的步伐,还断断续续哼着曲子;身后不远处,一对年轻情侣边跑边笑,女孩娇嗔“脸冻僵了”,男孩却笑称这是“天然紧致面膜”。

树下舞彩扇的阿姨们,更是园里的亮色。扇面纷飞如蝶,裙摆扬起飒飒的风声。她们一个转身,一个亮相,眼神亮得灼人,不知是舞蹈的神采,还是被寒风淬出的光芒。

一位大叔看见我,热情地招手:“老师过来避避风。这儿是块宝地,风吹不着!”我笑着走近,发现他们选的角落恰好避开了风口。过了一会儿,我接着绕圈跑。起初几步,颇有破冰前行的豪情。不到半圈,却觉寒意渗透,呼吸成霜。正想停下,身旁跑过的大哥回头道:“坚持跑,跑开就暖和了!”心头一暖,脚下不由又添了几分力气。

霞光渐渐明朗,太阳淡淡地浮现,霜花在草尖、在椅背、在枝头闪着细碎的银光。打太极的老人陆续收势,动作比之前稍快了些。我缓步停下,轻轻坐在长椅上,瞬间又被冰凉的水面激得微微一颤,不禁失笑。风依旧冷,我浑身却透着暖意。公园广播恰在这时响起,伴着轻柔的晨曲,女声温和:“晨练的朋友们,新的一天开始了,请注意防寒保暖……”

我起身准备离开。经过太极队伍时,那位白衣老先生正在收扇,看见我,颌首微笑:“明天还来不?”“来。”我应得清脆。在这样的冬日清晨,每一个离开温暖被窝、走入寒风中活动筋骨的人,都在默默完成一场与自己、与季节的温柔对话。冬天若能坚持,春天来时,脚步该会多轻快啊!

走出公园,我怀揣一身微汗、满心透亮,仿佛不只是完成了一次晨练,更是赴了一场冬日清晨的约会——与寒风,与毅力,与那些同在清晨苏醒的生命。

